

Heat and Dust

热与尘

〔英〕露丝·普拉瓦尔·杰哈布瓦拉 (Ruth Praver Jhabvala) 著
张兵一 译

Heat and Dust

热与尘

[英] 露丝·普拉瓦尔·杰哈布瓦拉 (Ruth Praver Jhabvala) 著

张兵 译



HEAT AND DUST by RUTH PRAWER JHABVALA

Copyright: © 1975 by Ruth Prawer Jhabval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ITTLE, BROWN BOOK GROUP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4)第00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与尘 / (英) 杰哈布瓦拉著; 张兵一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9

书名原文: Heat and dust

ISBN 978-7-229-08501-8

I. ①热… II. ①杰…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1164号

热与尘

REYUCHEN

[英] 露丝·普拉瓦尔·杰哈布瓦拉 著

张兵一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廖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策划编辑: 张慧哲

责任编辑: 王春霞

责任印制: 杨宁

营销编辑: 刘菲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vip.163.com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c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58千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重现经典编委会

主 编

陈众议

编 委

陆建德 余中先 高 兴 苏 玲

程 巍 袁 伟 秦 岚 杜新华

(排名不分先后)



重现经典

- | | |
|---------------|-------------|
| 《热与尘》 | 《飞越疯人院》 |
| 《康州美国佬大闹亚瑟王朝》 | 《情迷六月花》 |
| 《一月十六日夜》 | 《革命之路》 |
| 《已故的帕斯卡尔》 | 《能干的法贝尔》 |
| 《血色子午线》 | 《亡军的将领》 |
| 《阁楼上的狐狸》 | 《校园秘史》 |
| 《萨巫颂》 | 《居辽同志兴衰记》 |
| 《老妓抄》 | 《破碎的四月》 |
| 《路》 | 《梦幻宫殿》 |
| 《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 《施蒂勒》 |
| 《平原上的城市》 | 《母猪女郎》 |
| 《穿越》 | 《孤独天使》 |
| 《天下骏马》 | 《孤独旅者》 |
| 《猜火车》 | 《血橙》 |
| 《源泉》 | 《猎鹰者监狱》 |
| 《阿特拉斯耸耸肩》 | 《跳房子》 |
| 《人民公仆》 | 《魔法外套》 |
| 《瓦解》 | 《捕蜂器》 |
| 《荒原蚁丘》 | 《牙买加飓风》 |
| 《神箭》 | 《看电影的人》 |
| 《相爱一场》 | 《相约萨马拉》 |
| 《鞑靼人沙漠》 | 《情陷撒哈拉》 |
| 《面纱》 | 《曼哈顿中转站》 |
| 《邮差》 | 《秘密花园》 |
| 《斜阳》 | 《美丽新世界》 |
| 《金色夜叉》 |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 |

编委会荐语

近世西风东渐，自林纾翻译外国作品算起，已逾百年。其间，被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作品，难以计数。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作品的熏陶或浸润。其中许多人，就因为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翻译作品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响，从文学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翻译作品所承载的思想内涵把中国从古老沉重的封建帝国，拉上了现代社会的轨道。

仅就文学而言，世界级的优秀作品已浩如烟海。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被读者接受、重视，其作品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然而，终究还是有一些优秀作品未能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位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

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时代条件的差异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

自2005年4月始，重庆出版社大力推出“重现经典”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曾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当时，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的作家的作品；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名家作品。以这样的标准选纳作家和作品，自然不会愧对中国广大读者。

随着已出版书目的陆续增加，该书系已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应许多中高端读者建议，本书系决定增加选纳标准，既把部分读者熟知但以往译本存在较多差误的经典作品，以高质量重新面世，同时也关注那些有思想内涵，曾经或正在影响着社会进步的不同时期的文学佳作，力争将本书系持续推进，以更多佳作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读者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继续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修订于2010年1月

主要人物及关系

我	小说讲述人，道格拉斯·瑞弗斯的孙女
道格拉斯·瑞弗斯	萨蒂普尔邦的助理税务官（副行政长官），奥莉维亚的丈夫，讲述人的祖父
奥莉维亚·瑞弗斯	道格拉斯·瑞弗斯的第一任妻子
泰西·瑞弗斯	道格拉斯·瑞弗斯的第二任妻子，讲述人的祖母，贝丝·克劳福德的妹妹
克劳福德先生	萨蒂普尔邦税务官（行政长官）
贝丝·克劳福德	克劳福德先生的妻子，讲述人的姨祖母
桑德斯医生	萨蒂普尔镇医院医疗总监
琼·桑德斯	桑德斯医生的妻子
亚瑟·米尼斯少校	殖民当局委派给纳瓦布的政治事务顾问
玛丽·米尼斯	亚瑟·米尼斯少校的妻子
纳瓦布	卡哈姆邦统治者，土邦王
仙蒂	原名“扎希拉·卡波普尔”，纳瓦布的妻子，卡波普尔土邦王的女儿
老夫人	纳瓦布的母亲
阿玛努拉·汗	纳瓦布的祖先，卡哈姆邦的首任土邦王
哈里	纳瓦布的门客和朋友
因德·拉尔	讲述人的房东
瑞图	因德·拉尔的妻子
契达	教名“契达南达”，英国人，入印度教成为苦行僧
玛吉	因德·拉尔的母亲和讲述人共同的朋友

奥莉维亚跟纳瓦布¹私奔后不久，贝丝·克劳福德就从西姆拉²回来了。因为妹妹泰西即将乘船到达，贝丝必须南下孟买去接她，那是1923年的9月。泰西这次来的目的是与克劳福德一家共度寒季，他们本来为她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参观访问和远行，但是为了安慰伤心的道格拉斯（被奥莉维亚抛弃的丈夫），泰西把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萨蒂普尔³。他们一起骑马，一起打

1 纳瓦布一词源于印度莫卧儿王朝，即王朝各省的“省督”或地区的“行政长官”。后来，渐渐演变成穆斯林贵族的高贵头衔，在印度北部地区，纳瓦布通常指各地的穆斯林统治者。1858年至1947年，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次大陆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统称“英属印度”。当时“英属印度”范围内的许多地区都是名义上的独立土邦国，原有的世袭土邦王“纳瓦布”通过同英国签订的条约承认英国为其宗主国。此外，殖民当局还向一些拥有一定势力并实际控制着某些地区的匪首授予纳瓦布的头衔和相应的领地，实际上是通过“招安”来维护其殖民统治。本书中的纳瓦布就是这样一个被招安受封的匪首的孙子，其辖下的卡哈姆小邦国就是他的封地。

2 印度北部城市，位于喜马拉雅山山脚，是喜马偕尔邦的首府，英属印度的夏都。由于夏季气候凉爽宜人而且风景秀丽，一直是印度贵族和英国人的消暑胜地。

3 本书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一个离卡哈姆镇十五英里的小镇，也是该镇所在邦的名称。

槌球¹，一起打网球，她竭尽所能地好好陪伴他。这并不是因为他过于空闲，而是因为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忙于地区里的事务。他勤奋地工作，永远保持着镇定和克制，为人正直而公允，因此无论是英国同事还是印度人都很尊敬他。泰西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寒季，继而又度过了下一个季节，然后才搭乘班轮回到了英格兰的家中。一年以后，道格拉斯回国探亲，与泰西在英格兰再度相聚。这时，他已经办完了离婚手续，两人都做好了结婚的准备。于是，她离开英国到印度同他会合，像她姐姐贝丝一样，在那里过上了充实而幸福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渐渐变成了我的祖母——不过，当然啦，到那个时候，我们家族里的所有人都已经回到了英格兰。

我根本不记得道格拉斯的模样了——因为他死的时候我只有三岁——但是我对祖母泰西和姨祖母贝丝却记忆犹新。她们俩都是性格开朗的女人，聪明又时髦，但是据我父母说，她们俩有很多年都对奥莉维亚的事讳莫如深，总是回避那一段记忆，仿佛在逃避某种黑暗而可怕的东西。而我的父辈们却正好相反，他们没有她们那样的感受，所以总想打听祖父第一任妻子同那个印度土邦王私奔的故事。然而，直到两个女人都上了年纪而且都成了寡妇之后，她们才终于开始谈论这个禁忌的话题。

也是直到那个时候，她们才再次见到了哈里。在此之前，她们与哈里仅仅通过每年的圣诞贺卡保持着联系。在得到道格拉斯去世的消息后，哈里来拜访了她们。他们谈到了奥莉维亚，哈里还把奥莉维亚的妹妹玛西亚的情况告诉了她们。从印

1 一种在草坪或地面上用长柄木槌击球穿过一连串铁环门的室外游戏。

度回来后不久，哈里就见到了玛西亚，并且在那以后的多年里常常去看望她，直到她死去（他说，她是自己喝酒喝死的）。玛西亚把奥莉维亚写给她们的信全部交给了哈里，他又把它们交给了两位老太太。这就是当初我看到的这些信的由来，而现在我又带着这些信来到了印度。

到达印度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我一直坚持写日记，幸亏这些日记帮我记录下了自己最初的印象，否则，让我现在再去回忆当时那些事情，我已经无能为力。一切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因为我自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印度总是能够改变一个人，我也没能例外。但是，这本书讲述的并不是我的故事，而是奥莉维亚的故事。

以下就是我日记中最初的几则。

2月2日

今日抵达孟买。这里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当然，那是因为我原来想象的大都是乘船到达印度的情景，完全没有意识到坐飞机来的情况会截然不同。我所了解的印度，大多来源于人们的记忆、多年前的照片和那些信，而这些了解确实都应该从记忆中统统抹去。因为现在的印度一切都变了。我必须先睡上一觉。

半夜里醒来，伸手去摸睡前放在床下行李箱上的手表，它却不见了！噢，别这样！不能就这样丢了啊！旁边床上传来一个人的声音：“给你，亲爱的，以后你可千万要小心啊。”现在是午夜十二点半，我睡了大约四个小时。当然啦，我说的仍然是英国的时间，这里现在应该是晚上七点钟左右。我已经完全清醒了，于是在床上坐起身来。我住在传道会接待站的女子宿舍里，房间里有七张吊床，一边四张另一边三张。每张床上都有人，看来也都睡得正香。但是，外面的城市却没有睡意，依然躁动不休，甚至隐隐传来音乐的声音。街灯映照着宿舍没有窗帘的窗户，在室内投下鬼魅般的光影，光影中，睡在床上的人看上去就像冲上海滩的尸体。

然而，我的邻床——保护我手表的那个人——却很清醒，而且想找人聊一聊。“你大概是初来乍到吧，否则不会这样粗心大意。不过别担心，你很快就会学着小心起来，所有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开始的一段时间，你要特别当心饮食问题：只

能喝烧开的水，而且无论怎样都绝对不能在街边小摊上吃东西。慢慢地，你就有免疫力了。像我现在，想吃什么都可以。我并不是说我真想吃那些东西——我讨厌他们的食物，说什么我也不会去碰一下的。你可以就在传道会这里吃饭，完全没有问题。提耶兹小姐亲自负责膳食，他们的炖菜做得很好，有时还有烤肉和奶蛋饼。我每次到孟买来都住在这里。我认识提耶兹小姐已经二十年了，她是瑞士人，当年跟随基督教修女会来到这里，不过最近十年来她一直在传道会服务。能有她在这里真是他们的福气。”

可能因为房间里鬼魅般的光影的缘故，她看上去就像一个鬼魂：一身白色的睡袍，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实实；头发梳成一根辫子垂在脑后；脸色苍白而神情忧郁——活脱脱一个女鬼。她告诉我说，她在印度已经待了三十年了，如果上帝要她死在这里，那她就会死在这里。反之，若是上帝要她回归故乡，她也会照办的。这是上帝的旨意，三十年来她只为他的旨意活着。她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她的声音就完全不像一个鬼魂了，而是铿锵有力，就像一个忠于职守的坚强卫士。

“我们在卡法拉巴德¹有一个自己的小礼拜堂。由于有许多纺织工厂，那个城市正在迅速成长，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伦理道德却没有任何长进。三十年前我可能说过这里还有希望，但是现在——只剩下绝望了。无论你走到哪里，所见所闻概莫能外：薪水多了，自私自利之心就多了，乡下卖的酒也多了，电影院也多了。过去女人们都束着朴实无华的棉布腰带，而现在

1 印度西部港口城市，当时以纺织业闻名。

她们只追求花里胡哨的外表，就更别提她们的内心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咱们自己国家的女人也好不了多少，怎么还能指望这些穷得叮当响的人做得更好呢？你看到对面那个地方了吗？过去看看吧。”

我走到窗前，向下面的街道看去。街上灯火通明，有如白昼，因为除了白晃晃的街灯，每个货摊和小贩的手推车上还点着石脑油火焰灯。到处都是人，有些人在睡觉——这里很炎热，无需被褥，他们都大咧咧地躺在地上。街上还有一些残疾孩子（其中一个男孩失去了双腿，用手撑着身体行动），白日里他们大概就靠乞讨为生，现在是“下班时间”，所以都显得轻松自在，甚至有些开心。一些人从叫卖的小贩推车上买了食物，正站在一旁吃，另一些人则在排水沟里寻找别人扔掉的东西。

她又示意我走到另一扇窗前。从这里我看到了阿氏旅馆。关于这个地方，行前就有人曾经警告过我，无论觉得传道会接待站如何寒酸凄凉，也千万不要入住阿氏旅馆。

“看到了吗？”她仍旧坐在床上问道。

我看到了。这一边同样灯火通明，街灯和店铺的灯光交相辉映。阿氏旅馆外的人行道上也熙熙攘攘，只是这里没有印度人，都是欧洲人，活像一群弃儿。

她说：“他们八九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有的人甚至连这样的房间也住不起，只能露宿街头。他们彼此乞讨，也偷彼此的东西。有些人还很年轻，只是些孩子——他们也许还有希望，愿上帝保佑他们能够趁早重新回到欧洲的家里。至于其他

的人，无论是男是女，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很多年，而生活却每况愈下。你看得出他们的处境，个个疾病缠身，一些人正走向死亡。他们是谁，又来自哪里？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了非常可怕的一幕。那个人肯定不到三十岁，大概是德国人或者斯堪的纳维亚人——皮肤白皙，身材高挑，衣衫褴褛，你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破衣烂衫下露出的苍白皮肤。头发已经长得很长，脏兮兮地彼此纠缠在一起；他身边坐着一只猴子，正从他身上捉虱子吃。这是真的，那猴子不断地从他的头发里捉出虱子送进嘴里。我看看他的脸，又看看他的眼神，告诉你吧，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地狱里的阴魂。”她的话，显然带有对这个世界所持有的轻蔑态度。

她端坐在床上。尽管又瘦又白，看上去却仍显得坚定而顽强，就像一个长着背脊的厉鬼。我转向窗外，又看了看阿氏旅馆外沐浴在耀眼灯光下的人群，不禁觉得她的话颇有几分道理，他们每个人看起来确实都像地狱中的阴魂。

2月16日

萨蒂普尔。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刚刚到达这里就找到了一个住处。我很喜欢这个房间，宽敞、通风而且空无一物。墙上有一扇窗户，我可以坐在那里俯瞰下面的集市。我的房间就在一家布店的楼上，必须爬上一段昏暗的楼梯才能到达。这个房间是一个叫因德·拉尔的公务员转租给我的，他自己同妻子、母亲和三个孩子住在布店后院几间狭小的出租屋里。布店属于别人，后院也属于别人。这里的一切都经过了层层分割，而我现在住的地方就属于分割后再次分割的那部分中的一分子。不过，这个楼顶的房间让我感觉明亮宽敞又清静，唯一不足的是，我必须跟他人一起合用后院里的厕所兼浴室，以及那个做清洁的小姑娘。

我觉得，房东因德·拉尔对我在这里的生活方式很有些失望，他不断地环顾整个房间，想找到几件像样的家具，却一无所获。我想坐的时候就直接坐在地板上，晚上想睡了就展开睡袋铺在地面上，目前我唯一添置的家具是一张小矮桌，上面堆放着我的文件（这本日记、印地语字典，还有奥莉维亚的信）。这种书桌是当地店主们拿来记账用的。因德·拉尔还看了看房间里空空如也的四壁，他大概希望看到几幅画和一些照片——但是我觉得，这一类东西我都不需要，因为我只需要向外看，观察窗下那个繁忙的集市。我不想看窗外时因为任何其他物品而分心，所以连窗帘也没要。

因德·拉尔礼貌得近乎拘谨，以至于没有表达出他心中任何的失望之情，只是淡淡地表示：“你这样生活可不太舒服。”随即便垂下了双眼，好像害怕我会因此感到难堪。我第一次带着随身行李到达这里的时候，他的表现同样别无二致。我没有雇苦力，而是把衣箱和寝具往肩上一扛，径直爬上了楼梯。当时，他不由自主地惊叫了一声，紧接着便也是两眼低垂，生怕我会感到难堪。

如果我像奥莉维亚那样行事，他肯定会感到自在得多。她同我真是有天壤之别。当年，她搬进他们那所房子（助理税务官道格拉斯的房子）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在她的房间里摆满了小地毯、挂画和鲜花。她写信给玛西亚说：“我们现在看起来多少有些文明的样子了。”她后来又写道：“今天，克劳福德夫人（税务官的妻子——当地最有权有势的白人女性）来视察了我的安乐窝。我认为，她对我和我的安乐窝都不怎么满意，但是却表现得十分圆滑！她对我说，她深知来这的第一年总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需要她帮忙，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她都会尽力而为的。我可以随时去找她。我表示了感谢（言不由衷的）。说实话，有她在这里就是我最大的困难——否则一切都非常完美！可惜呀，我不能把心里的话如实告诉她。”

我已经见过了道格拉斯和奥莉维亚当年居住的房子。实际上，那是由于幸运的巧合，因为因德·拉尔现在工作的地方正好就在当年的英国人居住区（俗称“开化区”）之内，而他供